

鹽鐵論讀本

郭沫若校訂

郭沫若校訂

鹽鐵論讀本

科學出版社

鹽鐵論讀本

校訂者 郭沫若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 朝陽門大街一七一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六一號

印刷者 上海中科藝文聯合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7年8月第一版 書號：0786 印張：7 5/8
1957年8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滬)X0001-8,151 字數：82,000
定價：(9)0.90元

序

爲了便於閱讀起見，我把鹽鐵論標點了，定名爲「鹽鐵論讀本」。對於難解或者經過校改的字句，我加了一些簡單的注釋。但書中依然還有一些難解和有訛誤的地方，且留待學者們作進一步的探討。

書名叫「鹽鐵論」，只是鹽鐵會議的意思，它並不是經濟論文，雖然它包含着很豐富的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原書分爲十卷六十篇，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是寫鹽鐵會議的正式辯論，自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是寫會議後的餘談，最後一篇「雜論第六十一」是全書的後序。古人寫序，照例是寫在書的末尾的。

我在這讀本裏面把卷數取消了，只在目錄裏面注出，保留着它的痕跡。事實上分篇也是多餘的，但我沒有改動。古人的書有的是寫在竹簡上，有的是寫在紙上或者帛上。寫在竹簡上的寫滿了一定分量成爲一冊，即稱爲「一冊」或稱爲「編」（篇）。冊字的形象就是竹簡的彙集，編是用繩子編聯起來的意思。寫在紙上或者帛上的，寫滿了一定分量成爲一捲，便名之爲「一卷」，卷者捲也。寫在竹簡上用繩子編聯起來的當然也可以捲起來。故在實際上分篇分卷的辦法有時候並沒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書就是一個例證。

各人的對話，我把它們分列了。有些簡單的描寫和敘述文字，我也把它們分列了。這樣可以

使眉目清醒一些。

二

鹽鐵會議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是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當時的朝廷所召開的一次會議。當時的朝廷把天下的讀書人，有功名的和沒有功名的，一共六十多人，召集到京師，和政府的負責人討論鹽鐵國營和酒類專賣等問題。這些本是自漢武帝以來政府所奉行着的最高國策，因為有人反對，故召集會議來討論。

政府方面參加討論的有丞相田千秋即書中的「丞相」，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即書中的「大夫」，有丞相的下屬「丞相史」、御史大夫的下屬「御史」。

民間來的代表就是「文學」即讀書人和「賢良」即讀書人已經被選爲了「賢良方正」的。選讀書人爲「賢良方正」是漢朝的制度，始於漢文帝二年。這種人是有了功名，但還沒有一定的官職。

鹽鐵國營、酒類專賣以及平準均輸等財政政策是漢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的經濟基礎。桑弘羊是制定和推行這些政策的一位主腦人物。這些中央集權的高級政策對於國家事業是有利的，但從民間的商人和地主階級的立場看來，便感覺着很不利。因此從民間來的代表「賢良」與「文學」便極端反對這種國策，辯論得非常激烈。

「賢良」與「文學」以儒家思想爲武器，講道德，說仁義，在我們今天看來，講說得有時候

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和他的下屬們基本上是站在法家的立場，議論都從現實出發，有時也很尖銳地批評儒家和孔子。因此這一次的會議事實上是一場思想上的大門爭。這在表面上雖然是朝廷與民間的明爭，而在事實上是大將軍霍光與桑弘羊的暗鬥。

霍光、田千秋、桑弘羊是在漢武帝死時同受遺詔扶持幼主的人（見漢書車千秋傳等）。從種種史實看來，霍光和桑弘羊是對立的。霍光很顯然就是代表地主商人階級利益而反對國營和專賣政策的人。他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所以要利用民間的力量來反對，賢良和文學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鹽鐵會議假使沒有霍光的主動支持，毫無疑問，是不可能召開的。

會議的結果，朝廷是讓了一步，便是把酒類專賣廢止了，那是在始元六年七月見諸實施的。但是霍光和桑弘羊之間的鬥爭却不久就明朗化了。那就是在鹽鐵會議後的一年（元鳳元年），因燕王之變（這只是上述的思想鬥爭的擴大表現），桑弘羊和他的一家都被霍光處死了。

三

班固在漢書車千秋傳裏提到鹽鐵會議的梗概和桓寬寫出這部鹽鐵論的經過。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

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

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

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接下去把本書後序「雜論第六十一」幾乎全錄了）。

据此可知，鹽鐵會議在當時是有紀錄的（「頗有其議文」），桓寬利用了那些紀錄把它組織了一番，即「推衍」和「增廣」。所以這部鹽鐵論並不等於鹽鐵會議的紀錄文件。

這部鹽鐵論，在我認為是一部處理歷史題材的對話體小說。它不僅保留了許多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和風俗習慣，在文體的創造性上也是值得重視的。它雖然主要是對話體，但也有一些描述文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桓寬創造了人物的典型。他用了概括的手法把六十幾位民間代表概括成了「賢良」與「文學」兩人，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寮屬也只概括成了「丞相史」與「御史」兩人。這四種人物都各有一定的立場，有時更簡單地寫出了他們的感情和動態。

田千秋，綽號「車千秋」，因為他年紀老，受到優遇，「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所以又叫作車千秋。他是一位有名的鄉愿，不說話，不得罪人的濫好人。霍光相當喜歡他。本書中寫田千秋就只無關痛癢地問了兩句話。桓寬在後序裏稱讚他道：「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可見桓寬寫丞相，並不是不肯多費筆墨，而是有意塑造一個「括囊不言」的活寶貝。

桑弘羊寫得最好，不僅顯示出了他的智慧，也顯示出了他的大政治家的風度。

四

桑弘羊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本來是洛陽商人的兒子，是一位數學天才，在

十三歲的時候就被漢武帝賞識，提拔到身邊做自己的助手（「侍中」）。他是一位理財的專家。在前面已經說過，鹽鐵國營、酒類專賣、平準均輸等國策的訂立和推行，他都是參與了的，而且是主要腳色。漢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就是以這些高級的國家財經政策為基礎的。兩千多年前就有桑弘羊這樣有魄力的偉大財政家，應該說是值得驚異的。

桑弘羊是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的歷史人物，但要研究桑弘羊，這部鹽鐵論就是絕好的材料。本書貧富十七篇中桑弘羊自己說「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相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十三加上六十幾，可以知道他死時已經在七十歲以上。桑弘羊與上官桀為一派，他們擁戴漢昭帝的哥哥燕王旦，打算除掉霍光，廢掉在霍光掌握中的十四歲的小兒皇帝，但因機事不密，洩露了，遭了失敗。史書稱這次事變為「爭權」，其實是包含着了一個在思想和政策上不同意見的大鬥爭的。燕王旦之變，我認為可以看作是鹽鐵會議的擴大。

桓寬本人也是代表地主階級和商人利益的人，他服膺儒家思想，反對法家，因而很不滿意桑弘羊。在雜論篇裏他的批評是「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忽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末利，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殞其身，以及厥宗」。桓寬對於桑弘羊之死是在幸災樂禍的。因此，書中關於桑弘羊的言論，我們可以斷定，必然是根據實錄，不會是由桓寬所「推衍」或「增廣」。有桓寬這一部書，把桑弘羊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的思想、言論和風度，相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是值得慶幸的。這裏也提出一個例證，便是作家思想雖然保守，但他如果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方法，他也可以出色地反映出歷史的真實。

從書中的描寫看來，桑弘羊是很聰明犀利的人。他差不多一個人在那裏舌戰羣儒。他站在實際政治家的立場，基本上祖述法家，而反對儒家；主張切合實際，而反對不切實際的空論。儘管以儒家思想爲武器的賢良和文學執拗地圍攻他，有時甚至是當面罵他，他雖然也每每使用了好些相當尖銳的話來回敬，但他並沒有鬧到翻臉的地步。在收場的時候，桑弘羊所說的一句話非常有趣。那便是「膠車條逢雨，請與諸生解」。膠起來的車子，忽然遇到雨就分解了，上句取的就是一個「解」字。這有點像現代的歇後語之類。在四川話裏而，這種語法很多，一般叫作「展謔子」。可見這種習慣，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用了這句話來結束會議，充分表現了桑弘羊的幽默感。

五

班固稱讚桓寬「博通、善屬文」是可以同意的。本書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的確表示了作者的「博通」。拿文字來講，書中有好些形象化的語句，例如，「順風承意之士（指御史和丞相）如編鐘，口張而不歛，舌舉而不下，闔然如懷重負而見責」。也有好些特創的語法，例如「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把蘇秦這個固有名詞轉化而爲了動詞。又如「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空戰口」也是很奇特的創語。根據這些，也可以看出桓寬的確是「善屬文」。

本來漢賦就是對話體的文字，但一般只有兩個人或頂多三個人，往往就像兩扇大門一樣，一開一合。鹽鐵論是把這種體裁發展了，書中有六種人物，而問答也相當生動，並不那麼呆板。這可

以說是走向戲劇文學的發展，但可惜這一發展在漢代沒有得到繼承。

如果呆板的漢賦都可以看成文學作品，而鹽鐵論却不把它看成文學作品，這是很值得詫異的。

因此我要再說一遍，鹽鐵論是處理經濟題材的對話體的歷史小說。它要求我們的文學史家應該予以適當的地位。

郭沫若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

鹽鐵論目錄

序

卷一

本議第一

通有第三

禁耕第五

力耕第二

錯幣第四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刺權第九

論儒第十一

晁錯第八

刺復第十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未通第十五

輕重第十四

卷四

地廣第十六
毀學第十八

貧富第十七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頌賢第二十二
論誹第二十四
刺議第二十六
國疾第二十八

殊路第二十一
遵道第二十三
孝養第二十五
利議第二十七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箴石第三十一
疾貪第三十三
授時第三十五

救匱第三十
除狹第三十二
後刑第三十四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卷八

崇禮第三十七
執務第三十九
取下第四十一

備胡第三十八
能言第四十
擊之第四十二

卷九

結和第四十三
伐功第四十五
世務第四十七

誅秦第四十四
西域第四十六
和親第四十八

卷十

繇役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一
論鄒第五十三

險固第五十
論功第五十二
論舊第五十四

刑德第五十五
周秦第五十七
大論第五十九

申韓第五十六
詔聖第五十八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讀本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闡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一）}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

〔一〕王先謙云：「通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慤。慤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唐諱民爲人。通典引此書，字句多刪節。」

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無被堅執銳者北面復匈奴之志^(三)，又欲罷鹽鐵、均輸，用損武略^(三)，無憂邊之心。於其義（議）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梓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

〔三〕「縱無」原作「縱然」，「者」作「有」，不可通，以意改。

〔三〕原作「憂邊用損武略」，「憂邊」二字，涉下文而衍。

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率苦〔四〕，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質輸，往來煩難〔五〕，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六〕，與之爲市，吏

〔四〕「率苦」，原誤作「萃居」，依孫詒讓校改。孫云：「萃居當作率苦，形近而誤。張衡西京賦云：『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李注引書盤庚「率籲衆覺，出矢言」。蓋西漢經師有帥人以苦之說。桓張並本於彼。率，帥，古字通。

〔五〕「煩難」原作「煩難」，依盧文弨校改。

〔六〕「恣」字原奪，據盧文弨校補。

之所入，非獨齊阿之繅〔七〕，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八〕，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九〕。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銅〔一〇〕，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

〔七〕「阿」原作「陶」，據洪頤煊校改。洪云：「陶即定陶，不聞出繅。陶當是阿字之譌。」淮南脩務篇「衣阿錫」。史記河馬相如列傳「被阿錫」。集解「漢書音義阿，細紺也。」正義「東阿出紺」。

〔八〕王先謙云：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先鄭云「質劑謂市中平賣，今時月平是也」。法言學行篇「一閭之市必立之平」，李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據此，若今市中經紀平定時價長落矣，故曰賣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與此「行姦賣平」同義。亦曰「賣評」，見後漢蓋勳傳注。

〔九〕此句疑有奪誤，「自市」蓋謂官家自營貿易。

〔一〇〕「莊山」原作「嚴山」，據王啓源校改。王云：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賈民之無糧賣子者」。言「嚴山」者東京世避明帝諱追改，若莊公之爲一嚴公，莊助之爲一嚴助，非次公舊本也。